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  
第三十回 為奸謀散分奸勢 進正士扶持正人

話說島主知道大事已成，十分高興，傳命璣珠庫可取白貞珠，再命內監請娘娘帶同新公主到閣別驗。之英、之華羞澀道：「妾等已經易妝，豈可更見朝臣？」廉妃道：「君命不可違也！」二人無法，只得陪侍到閣。向庶長朝見畢。之英、之華向文侯、顧庶長欲行參禮，兩庶長慌止道：「今日係公主矣，如何仍係這樣？」島主笑道：「平禮罷！」二人祇遵旨，內監取到珠匣呈於案上，另各設高幾於面前，島主親啟旒檀匣，解散鮫綃包，拿出白玉方勝盒，掀開蓋來，只見青光溢發，隱隱響騰。須臾視定，乃是胡桃大一顆明珠升降不已，其中仍有一顆安然無聲。內監捧上赤玉盤二面，島主先將不動之珠取置盤中，命內監挨送於文侯、武侯、顧庶長、廣望君幾上，俱端然清靜。及置之英面前，忽然周流環滾，移之華幾上，亦然。進到廉妃鳳案，其珠躍然而騰，與龍案之珠互相起落。島主乃命內監將龍案上珠掬入赤玉盤，捧於文侯、武侯、顧庶長跟前，俱突衝莫過；到廣望君幾中，不跳而滾矣；迨至二公主前，凝然若住，送上鳳案，寂然無聲矣。島主大喜，廉妃欣然奏道：「二位公主之貞性表白已係奇事，而駙馬之操持亦見，更屬難得。此皆國運昌吉，正氣降於天也。」島主大悅道：「妃子所奏不謬，可將鎮南、安北將軍封為鎮國、安國公主。」廉妃命之英、之華謝恩，帶回宮內。武侯正欲再奏，顧庶長道：「君侯固執，二女將何所歸？」文侯道：「非奇物不足以明奇人。心跡顯白，毋得更推矣！」島主道：「二卿之言是也。」武侯乃止。島主問道：「諸卿知此珍出處乎？」文侯道：「臣嘗讀《風土記》，西海有簸箕島，其珠可別男女貞淫，應即是斯。」顧庶長道：「臣讀《萬寶圖記》：白貞珠產於西海，可別童身；雌珠別男，雄珠別女。」廣望君道：「臣聞鯨魚乘潮陷於沙洲，為螻蟻所困，肉盡骨朽，而目睛光耀不衰，左為雄，右為雌，能證貞淫。」島主問武侯道：「先生可有所聞？」武侯道：「臣聞東海有珠，半滾圓，半稍平，能分已未匹配。動時不可止，止時不可動。乃魚遭鵬吞而目睛不化，衝突不已，鵬復嘔出。意者其此乎？」島主視之，果然半不甚圓，大喜，命欽天監選擇吉辰，工務司趕造二駙馬府。當日賜宴，盡歡而散，惟武侯怏怏然，亦無可如何。

不兼旬，府已造成，乃係一府二宅，極其幽潔敞朗。至期，三公主鳳輦同降，說不盡妝奩多異寶奇珍，稱賀盡公侯將相。更萬難及者，公主駙馬俊傑而才子，窈窕又英雄，自然情逾膠漆，愛甚海山。只氣殺余大忠那班邪佞，朝夕思想離向傾陷。

其中衛國、石可信尤為狡黠。國舅廉勇因與余大忠至親，又係無大主宰的人，也弄成一黨。當時胡爾仁見計不借，便與余大忠道：「事已如此，只好緩圖。而今且擱過半邊，莫再道了。」大忠仰首歎息。石可信道：「話雖是這般說，但餘小姐堂堂上大夫之妹，國舅之姨，為著結親，說來說去，俱無成就，豈不惹人恥笑？」衛國道：「我看這件事，要想出氣，猶須中宮作主。」余大忠道：「中宮本性執拗迂板，後來已被節次說動，何嘗不作主？奈這班人俱係主上親信的，誰能弄得動？前為太子的話，幾乎五命喪於西老兒之手。」衛國道：「扳倒西老兒，其餘隨手可以掃去。」大忠道：「談何容易？駙馬、公主都係親信之國戚，那西老兒更莫想扳他罷！弄得不好，連命都係沒有的。」石可信道：「衛大夫智膽包身，定有奇謀。」衛國道：「惟有借儲君而去之，並傾儲君耳。」胡爾仁道：「哪裡有此好事？」衛國道：「先可布散流言，說主上惑於廉妃，國家將亂，文侯等文武欲奉太子以主社稷，請主上入樂山宮為太上皇。如此張揚，自然傳入宮中。主上如或動怒，自有法作；如作之坦然，又另作計較。」眾人齊道：「主上最不服老，聞之必怒。」石可信道：「然須中宮因而激之，庶好行計。」余大忠道：「我叮囑妹子入宮相機而行。」胡爾仁道：「如此裡外夾攻，庶幾可一網打荊。」衛國道：「謀固極美，然須慎密。諸公且回，心照可也。」不題各人暗中布散流言，再說顧庶長雖臥病在牀，卻時使親信查訪朝廷大小事件。其日聽得紛紛傳說監國，立命家人請文侯到來，便問此語真假。文侯道：「我亦不知這話自何處起。今早聞之，適在朝中，主上問可行得，出奏道：此係奸人欲搖東宮耳！主上不應，乃言先封太子，鎮天井地方。出奏道：『國儲無出鎮之理。』主上不悅，定因流言故也。」顧庶長驚道：「似此，亂將生矣！」文侯道：「主上素明，或偶爾誤聽，不久必然省悟。庶長保重！」出且告別，顧庶長扶杖相送。文侯趨出道：「不必，不必。」顧庶長見文侯去了，即命公子顧言、顧行扶上筇輿，昇入朝中。

島主聞顧庶長輿疾上朝，立時升殿。顧庶長命顧行、顧言扶下朝見，島主止之。顧庶長道：「臣本一介寒儒，蒙先君揀拔，主上訓誨，位至庶長，思極渥矣！不幸而有錮疾，莫能報答鴻慈。今聞奸人暗造妖言，意在殘害忠良而亂國家。太子性剛，為群小所忌；文侯公忠，至死不移，願主上勿為流言所惑，臣死亦得瞑矣！」島主皺眉未答，只見顧庶長躡身躍出筇輿，伏於階階，顧行、顧言慌忙扶起，已無氣矣。二子流涕，島主垂淚道：「卿何至此？」抬上輿時，雙目睜開，顧言、顧行昇莫能動，侍衛相幫，重若丘山。島主臨前以袍袖拂面道：「東宮依卿不出鎮，寡人惟文侯之言是從如何？」語甫畢，而目已瞑矣。昇之，輕如空輿。正欲肩出，島主道：「且緩！可將黃蓋覆歸。」二子方泣辭。只見文侯同文武百官俱到，島主流涕道：「寡人糊塗，致良臣諫死。他日史冊何以堪之！」文侯道：「適聞雙目睜開，今何緣而瞑？」島主道：「豈但此事，十數侍衛昇莫能起。寡人說道：『東宮依卿不出鎮，惟文侯之言是從。』目隨言瞑，二人可勝矣。」文侯道：「顧復可見先王於地下矣！」島主道：「下大夫顧言、顧行俱人品端重，克承父志，共遷中大夫。」又目文侯道：「老庶長可代寡人送回殯殮，自太子以下俱趕靈前拜奠，命侍衛持黃蓋輿出朝。」文侯率百官隨後擁到相府，舉家哀號，文武中多有慟哭者。文侯道：「顧庶長生前乾惕急公，臨死仍立不朽之節，諸公皆宜師法，無用過為無益悲哀。」眾人止淚，獨有余大忠痛哭不休。文侯道：「餘大夫何必過哀？仰體顧庶長之志，匡君正國，忠魂呵護，自無盡時。」原來余大忠想到易儲之計將成，為顧庶長所破，再無妙策，懷恨在心，不覺痛哭。當下聽得文侯言語，又好惱，又說不出來，更莫能忍，直哭到殯殮已畢，太子到來，方才止祝太子奠後，文侯、武侯、廣望君並餘太忠等相次奠畢。文侯因失卻忠良，少一治國的幫手，涕泣痛心，安萍婉勸歸府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余大忠等歸到大忠家內，施博愛道：「而今更無第二計，只有請中宮時刻留心乘間耳。」胡爾仁道：「衛大夫這條計，費盡心思，已將主上打動，若非顧老頭兒拼著命諫，連西老兒俱可擒下也！」石可信道：「看今日各人之情：武侯垂淚，廣望君無有感容，是不黨於西、顧也。餘大夫既屬姻親，正可借此籠絡。」余大忠道：「廣望君並不板執，若非公主欠通道理，久已入彀了。」衛國道：「公主如何欠通？」余大忠道：「前日舍妹暗宮召駙馬、公主，說大太子處事之非，駙馬靜聽無偏東宮之意，公主反泣下跪諫道：『自古易儲未有亂國者，二位太子哥哥情性雖有微殊，俱無失德，母后豈可輕聽人言而為厲階，以污青史乎？』中宮怨道：『自己養的女兒，反不為護生母，他日為人魚肉，自然也是坐視的。』公主又道：『未來之事不可得而知也，惟居仁由義以順天耳。若懼害防危，而違道背理，妄肆動作，反恐害危即生於妄動之中，而所懼防者，適為取敗之道也。』中宮惱怒，公主痛哭伏地，猶是廣望君解勸了事。以此看來，豈非駙馬易收，為公主所誤乎？」石可信道：「此事不將他們間開，終歸無濟。須先收羅駙馬，以探彼等舉動而離間之，方免費力。」衛國道：「餘大夫何不借親戚連絡駙馬，親熱浹洽，便下說詞探試。如可收則收之，不可收則陷之！」石可信道：「此亦老成之謀，餘大夫勿緩。」胡爾仁道：「仍係收之為妙。娘娘謀之於內，餘大夫謀之於外，雖石人也應點頭。」衛國道：「收得來，誰不收他？收不來，非陷之，更比諸人掣肘也。」余大忠道：「我自有道理。」石可信向大忠耳邊道：「莫非如此如此麼？」大忠大笑，胡爾仁啟齒欲問，石可信道：「此刻無用多說，我等且散，後日便可見也。」眾人乃相別去。

不說大忠趨奉結交，且說島主幸草珍園，召廣望君侍駕觀彩鸞舞。這彩鸞形體如鶴，其所由來，乃前年赤驢嶺下，玉鑿岩中，彩霧迷漫，三天消散，復有紫光煥發。島主問故於群臣。

翰林學士史鑒奏道：「赤驢嶺形勢奇特，岩谷邃幽，且紫光乃吉祥之色，臣愚觀所奏，發自玉鑿岩中，定有寶物出世，可令取之。」島主依奏，命內監勞崇前去。中大夫國永安奏道：「只須命該邑宰乾役往視，不必朝中發人，恐使鄰國聞之，無寶則為所

晒，有寶便謂國家重寶。且朝內差出，沿途州邑不能無迎送，是內差擾於牧宰。牧宰又轉擾閭閻。」島主准奏，仍批：「可探則使精細牙役往探，如索有毒蟲猛獸潛藏，則不必徒傷性命。」呂宰遵奉，自往赤驪嶺，祭過山神，紫光頓斂。人岩看時，後邊崩開大洞，量之盈丈，裡面明亮。率眾人視，中有逕尺圓石，光輝如鏡，發末毫端無不畢露。又見二丸，環滾無休。呂宰令役將石異出，二丸忽停，審視乃係二卵，華彩纏結，因納於懷回，用絲錦錦盒護貯，同鏡光石進上。島主閱畢，遍問廷臣，無有知者。適有雙阜關大夫樊勇朝見，奏道：「臣聞先臣嗣昌言，有鏡光之石現則仙鸞可致。二卵見石滾而不休，或係鸞卵亦未可料。」島主道：「如係鸞卵，出殼定係鸞雛，未知用何法哺之？」史鑿道：「諸禽皆凡濁之鳥，惟鶴有仙骨，須置鶴巢內以試之。」島主依奏，命送入萃珍園鶴巢內。群鶴見之，飛鳴而舞。舞罷，俱侍立於旁。忽有黃鶴長鳴南來，降於巢中，伏而不動。七日飛去，雙卵已化二雛，形亦似鶴，並不飲啄，惟仰而吸露導氣。週歲，翎翮俱全，長鳴沖霄，向南飛去。島主愛惜，常時憶念。偶然一日到國，見鮮鶴而思鸞雛，想及鏡光石，命內侍於寶藏中取來觀之，滿園光華燦爛，花草竹樹，倍加鮮妍。正在驚奇賞鑒之際，忽聞空中嘹亮和鳴。仰面觀之，只見兩團彩毫，霞光萬道，盤旋頡頏而下，有鸞立於石前，昂首高有五尺。有鸞翻下尾上，千絲萬縷，豔麗相輝，鳴中呂律，鼓舞不休。百鳥俱集，助歌佐舞。島主乃命將鏡光石藏開，鸞始止舞立鳴，齊翥麗去。島主因此每月將石輦入園中一次，以致鸞舞。後偶臨朝忘之，鸞亦雙棲太和閣梧桐頂上和鳴，仍然似鶴，惟色純青耳。島主慌命輦石入園，便鸞暢舞。嗣後著定，命太和嬪夫人阮氏專司此石。今因廣望君是駙馬，乃召同觀。

觀畢，正欲出園，只見內監捧上珊瑚根的盒子，島主問道：「其中何物？」內監奏道：「娘娘知駙馬侍駕，特將紫光石賜駙馬。」島主笑道：「紫光石正宜賜駙馬。可即受之，同內監入宮稱謝可也。」廣望君接得，揭開盒蓋，驀然彩色毫光勃勃湧溢，視定，乃晶瑩四方紫色寶石。島主問道：「駙馬知所用否？」廣望君對道：「臣愚，識寡，尚未知寶名。」島主道：「此石遇八音，則紫光揚溢，因名紫光石。懷之戰鬥，則霞彩數丈遮住身體，光芒直射。敵人對之，目不能睜。可傷敵人，而不為敵人所傷。凡妖邪法術，均莫能展。」廣望君立時謝恩，再隨內侍入宮謝過廉妃，舉步欲出，廉妃道：「駙馬即如親兒女一般，非外臣可比，如何這樣生疏？且坐下，猶有事請教。」廣望君只得站祝廉妃道：「外臣為東宮將不利於二太子，駙馬當代畫保全之策。」廣望君道：「君聖臣賢，誰敢妄作？無非小人，故造捕風捉影之言，欲假此以售其奸計耳。願娘娘勿聽！」廉妃道：「他們以安東宮為詞而危二太子，言正理順，何為不敢？必須授以安身立命之策，吾始放心。」廣望君早知係余大忠等因顧庶長諫死，島主醒悟，東宮無法動搖，故又造此流言，以惑廉妃，於中取事。乃對道：「欲得萬全之策，只有將心腹之有才幹者置於緊要地方，以收人心。然後奏命二太子出鎮天井，臣往輔之，自保無虞矣。」廉妃喜道：「此計最妙，但公主、駙馬，吾所最愛，豈可遠去？余大忠亦繫心腹親戚，使之輔二太子如何？」廣望君道：「若大忠肯行，臣無憂矣。」廉妃道：「主上回宮，吾即奏請。如問於駙馬，亦當極力懇懇。」廣望君道：「臣謹遵慈命。如余大忠不去，必須奏請使之。」廉妃道：「吾自有道理。」廣望君告退出來。

卻說廉妃的宮女聽得廣望君所議，便傳與內監，通知廉夫人。餘氏大喜，酬謝內監出門，即請余大忠到家，逐句說知。大忠驚道：「駙馬所畫之計雖是好心，奈吾斷不可離朝廷。今朝前去，明日有人談論過失，如何彌縫得及？且我在內保護，比在外更好。諸人有所舉動，得信便先安排拂開。主上或有不然，猶可再三再四解釋。今若出輔，朝中心腹雖有，智力皆無用處，妹子請速入宮奏明娘娘，萬勿請主上命我出也！」餘氏道：「哥哥所見亦是。我須飛速前去，遲則恐費力挽回。」余大忠道：「我只在此坐聽好音。」餘氏道：「妹夫不在家，無人陪侍，得罪哥哥！」余大忠道：「至親勿須客套。」餘氏別過大忠，上車直入宮內。廉妃迎道：「嫂子晚來。」餘氏道：「聞駙馬朝見，不知趨舍若何？」廉妃道：「駙馬卻圓活，哪似公主不諳世情！但所議猶須重謀，方得就緒。」餘氏道：「所謀何事？」廉妃道：「觀駙馬之意，係為羽翼無多，當置立勢障，任用心腹，但欲著你哥哥輔二太子出鎮。主上聞我奏請，含糊其辭。還須再奏，方可准耳。」餘氏道：「據妾看來，不必拂主上之意。留大忠在朝，卻好似在外，凡有信息事件，俱可預為之計。若大忠出外，國舅各事生疏，且於主上旁邊不能進言，更有誰人可托？」廉妃道：「是呀！嫂嫂見得極明。然余大夫留下，當更用心腹之才幹兼全者，方為可恃。」餘氏道：「胡爾仁、石可信、衛國、施博愛、錢世達等皆有才略，又是心腹，請選而用之，應獲實效。」廉妃道：「嫂子言之有理，可照會爾哥哥，多將要緊地方記清，免致臨時錯亂。」餘氏道：「回去即傳命安排停當。」不說餘氏歸家並廉妃奏請等事，再說島主千秋，文武畢集。

島主道：「客卿遠鎮，寡人不得朝夕聆教，今欲留於都中，共議國事。二太子年已長成，雖封輔國公，但未知民事，欲命往鎮天井，更天井關名為鐵圍城，諸卿以為如何？」只見文侯奏道：「二太子出鎮亦無不可，然須多選儒臣，朝夕學問，庶免垂戾。」島主道：「諸卿可各舉所知。」上大夫蔣羹奏道：「下大夫駱燾恬淡好學，翰林學士史鑿貫古通今，上大夫樊勇博學安閒，皆其選也。」島主道：「顧庶長作古，寡人思繼其任者，非樊大夫不可。日昨已同水大夫出差，待其事完，行將以庶長屈樊大夫。史學士，寡人朝夕訪問，不可遠離。今加駱大夫為中大夫，其勿辭遠涉之勞！」駱燾奏道：「臣體質羸弱，藥餌俱需自彩，且識見短淺，難勝重任，請另選賢能。」島主道：「文侯、顧庶長稱卿素矣，今蔣大夫又首舉薦，豈無才德者？今去鐵圍，其往來行止，聽卿自便！」駱燾乃不再辭。

只見廣望君奏道：「上大夫余大忠才幹優裕，與駱大夫同侍輔公，更有裨益。」余大忠忙奏道：「微臣濫竽廊廡，而於臨民之道毫無所長，若勉強受命，恐無益而有損。」島主道：「大忠不習吏事，寡人所悉，駙馬更思其次。」廣望君道：「臣與余大夫相接，深知其才，故敢妄奏。其次莫若中大夫胡爾仁、石可信，下大夫衛國，施博愛。然雖悉諸人才能，尚未識其德性，請命大忠據實奏明。」島主道：「大忠應知爾仁等有才無才，可用不可用。」大忠奏道：「四臣吏治皆勝於臣，俱可任使。」島主視廣望君道：「就須四人麼？」廣望君奏道：「靖波城之南百二十里，地名暮雲，為南島入浮金之咽喉；老峰峽之北，谷名木挑，水陸交衝。二處不可少城。谷口、雁翼等處事繁民雜，前日主上命議添員協守，今止四人，猶不敷耳。」島主問余大忠道：「卿以為然否？」余大忠道：「胡爾仁勤勞不倦，可牧暮雲；衛國思慮精微，可築木挑；石可信拳拳奉公，可任雁翼；施博愛念念在民，可守谷口。」島主允奏。文侯急奏道：「四臣與四地未必相宜。」廣望君接奏道：「臣知四臣才幹，四地又皆臣所履歷，甚是相宜，請毋更議。」文侯正欲復奏，武侯以足躡文侯而微哂，文侯乃止。島主賜宴畢，令隨出鎮者第五日動身，各往任所。諸臣領命，同眾謝恩退散。

文侯回府，懣懣不樂。夫人問道：「今日相公上朝，欣然而去，歸來獨坐歎息，何也？」文侯道：「夫人不知，老夫素以韓子郵為正直忠良，那知他已入邪黨，將佞臣奏居要地，奸勢愈強，國家將來滋事自子郵起。」夫人道：「相公曾否諍阻？武侯云何？」文侯道：「武侯止我復諫，想必有暗挽回之術。」夫人道：「胡不問之？」文侯道：「青兒焉往？」當下，門官人來報道：「輔國公駕到。」文侯趨出，輔公已入儀門道：「老先生何勞如此？」文侯道：「老臣未及遠迎。」輔公道：「所以造府者，為昱於子道尚未能周，何敢出而居民之上？因綸音已下，勢難復辭。若得與二三君子周旋，猶得免於乖張，不知駙馬是何意見，而與余大忠相唱和，薦胡爾仁等四個鄙夫，叫昱從何處治？」文侯道：「老臣深怪廣望君改操，欲行復諫，武侯履臣足而微哂，似另有道理。」只見長子西青上堂，見過輔公，文侯問道：「汝何處來？」西青道：「孩兒適隨父親車後，武侯使招去，雲明日保孩兒同駱大夫隨輔國公出鎮，令孩兒今日稟知，料理家事付與白弟。孩兒問道：『今日朝中如何無聞？』武侯云：『因老庶長未曾明白，是以不便夾雜又奏。』孩兒問係何緣故，武侯道：『老庶長只知奸勢強盛，心疑廣望君偏為奸黨，未悟實出其羽翼，以弱其勢也。』」文侯猛省道：「若非武侯指破，我即殺怨廣望君。汝速收拾料理，隨從出鎮，師事駱大夫，不可有誤！」輔公聞之，猶未釋然。文侯笑道：「公無過慮，石可信等皆大忠所取計謀者，今出而遠之，然後可圖大忠，並去四人耳。」輔公方才釋然。問西青道：「駱老先生府上何處？吾當即行拜訪。」文侯送道：「青兒可御前往。」西青領命。

輔公上車，出北門直到駱燾家。這駱大夫生性孤峭，原居城內孔廟左側，因不喜與同僚交接，故遷於郊外薛蘿峰下，面山看水，十餘間茅屋，周圍圍著籬笆。當日正同個落腮鬍子坐於籬邊石上說話，並看家丁耘草，聞犬吠聲，立起身來，見車將到門前。

那鬍子別去。駱大夫轉身看時，認不得車上的人，卻認得西青，拱手迎問道：「大夫何來？」西青釋策，輔公下車。西青道：「奉父親命，御輔公拜訪。」駱大夫知是輔公，忙迎向前道：「輩門何敢辱駕？」輔公行來揖道：「先生高尚，素所景仰。今幸追隨，願勿拒外！」駱大夫請入草堂，欲行朝參，輔公道：「如此，吾亦用師生禮矣。」推讓再三，只行平禮坐定。駱大夫道：「臣素寡陋，今被謬薦，踟躕不安。茲有勝臣十倍者二人，願公聘延，應有裨益。」輔公道：「願聞名姓居址。」駱大夫道：「名姓、居址，臣俱不知，因與二子周旋日久，悉其胸羅經緯，抱負端方。」輔公道：「不知居址，於何處聘延？無有姓字，將稱誰訪問？」駱大夫道：「雖不知居址，然有聘延之處；不知姓字，卻有名號可呼。」輔公道：「願聞其詳。」駱大夫道：「一在混沌撐渡，名稱混沌篙子；一在康衢街趕犢，名稱康衢鞭士。於混沌河、康衢街訪問守之，自無不知也。」輔公道：「願隨先生同往。」西青道：「日將暮矣，混沌津須明日方可得到。」輔公道：「今日且與駱先生共話一宵。」駱大夫道：「素體素羸，不耐夜坐，請公晚膳安寢，來朝駱駕前往可也。」輔公道：「先生不耐久坐，何敢有屈！」須臾，漸漸昏黑。

且丟當晚山肴野蔬、薄酒粗茶的話，只說次日清晨盥洗飲膳登途，推出三輛車子，正欲上車，只見昨日的落腮鬍子來得漸近，駱大夫止住道：「來者正係康衢鞭士，公可迎之。」輔公趨上揖道：「駱大夫盛稱先生碩德鴻才，方欲趨拜，適值臨臨，曷勝幸甚！」鬍子還禮道：「山野匹夫，毫無所長，足下莫信駱子謬言。」西青道：「輔公出鎮浮金，聘請先生同游。」鬍子定睛將輔公審視，旋轉身來大步而去。駱大夫喊之也不回頭。笑道：「且訪篙子，篙子可，鞭士亦應可也。」請輔公、西青各升車。西青道：「奉父親命，非送公回府，不敢易也。」駱大夫乃自登坐，由長街進發。沿途觀看百姓桑麻播種，始知農民樂歲，亦係胼胝勞苦。行過長街，卻係康衢，驢騾犢崽往來不絕。過盡康衢，便係灤淤溪。循堤溯行二十里，到混沌津。駱大夫請車歇於垂楊陰下，獨往津邊與篙子說明，輔公然後上渡。看時，一個瘦長老翁，三綰花白長髯，迎揖道：「駱子嗜好乖僻誤言於公，誑駕遠來，隔宵不返，主上未必放心。」輔公道：「厚先生同載回朝，主上自知非浪遊也。」篙子道：「情急僻性已成，混沌煙霞難捨，願公更求能士，毋以渡夫為意。」輔公道：「此行專為先生與康衢先生而來，康衢相遇，不顧而去，今先生又欲棄吾，吾誰與歸？」篙子道：「鞭士初有欲仕之心，後斷廊廟之念，性定不移。願公亦勿措意也。」輔公道：「先生須指教如先生者，吾方釋然於先生，否則不能忘情也。」篙子想道：「雖有一人，未知肯去不肯去？」駱大夫道：「哪位？」篙子道：「蓮華山樵。」駱大夫道：「可以代先生矣。然伊生平尚未入城，而今豈肯同游乎？」篙子道：「我試請於其父。」乃提壺向村中沽醞釀，稍後取出一尾活魚，折柳條穿了，共載入山坳。過七竅岩，逾並峰嶺，嶺麓梧桐林內露出數間竹屋，篙子指道：「此即山樵家也。」輔公等下車，整冠入林，見有個眉須皓然禿頭老翁，右手拄著藤杖，左手扶著童肩，面向地，背朝天，行出門外道：「該回來了。」篙子道：「此山樵之父也。」方攜魚酒先行。童子遙見道：「前次送酒的又攜壺來也。」老翁舉頭看道：「篙子何又破鈔？」篙子走到跟前，放下二件，揖道：「老丈別來無恙？」忽聞大聲道：「篙子少禮，老父年邁得罪！」輔公等視之，乃係個五十餘歲的漢子，草冠短褐，右肩柴擔，頭上紮著綿花，左手攜著羊肋趨來，倚於鬆根還禮道：「又承遠賜，何以克當？請入舍略坐坐。」老翁道：「請！」篙子道：「猶有拜訪者。」老翁舉頭向外，望著有車，忙旋身推童子，拐進塚去了。山樵問道：「素味平生，如何聯車枉顧？篙子又饒什麼舌？」篙子道：「清臞如鶴，乃饒舌者。」山樵道：「清臞者是誰？」篙子道：「駱其姓，素其名。」山樵道：「今日方識駱子，且請林內石上坐著，我更衣去來。」乃取柴擔、羊肋，帶著魚酒入內。

須臾換得布衫，到石邊揖駱子道：「山野樵夫，何勞遠涉？」駱大夫道：「先生向來拒素太甚，今朝得見，夢寐俱慰。」輔公趨前揖道：「夙仰高風，今始得侍左右？」山樵答禮道：「毫無所長，有何可仰？」旋身見著西青，定睛視道：「敢問尊姓？」西青道：「學生姓西。」山樵道：「去歲仲夏之望曾游雲門乎？」西青道：「有之。」山樵拱手向輔公道：「然則此位為誰？」駱大夫道：「為輔公，仰慕塵積，熏沐訪拜，隔宿始至。」山樵道：「輔公為誰？」駱大夫道：「國家二世子，近封輔國公。」山樵作色向篙子道：「篙子何不自安，而又僕僕枉公之駕下及蓬門！」駱大夫道：「輔公奉命出鎮，敬求巖穴肥遁以為師友，是以造廬，勿怪唐突。」山樵道：「且請坐，用飯再談。」自又往家內捧出黃雞綠筍、青菘白飯，擺在石桌上，童子送茶，隨後取碗盛飯。飯畢，以剩者給御夫。山樵道：「素性愚頑，寸心不為形役，且父老丁稀，萬無出理。若客在此居住，駕勿復來；如堅不許，則移入窮谷僻壤。」駱大夫道：「足下決意高蹈，亦何必相強！閒暇往來盤桓，不以俗事相干，可乎？」山樵道：「所謀各別，氣味自殊，幸祈原諒！」輔公道：「理應登堂謁老先生，先生其為道達？」山樵道：「老父龍鐘，殊艱舉動，豈敢當公賜降！」輔公道：「焉有到門不入拜之禮！」篙子道：「老丈酬應為勞，請免禮罷！」輔公乃作別上車，驅回舊路。到混沌津過渡，輔公諄諄請篙子同車回都，篙子道：「若有人都之意，今朝可無山樵怪矣。」駱大夫道：「忍心哉！」篙子不答入艙。輔公又上船言別，篙子復送上岸。

三人駕車，一路稱歎。輔公道：「未具禮儀，成何聘體？毋怪其然。且回都齋戒，虔具弓旌復往，如再不出，我始無怨。」駱大夫道：「公言極是。但看此三公，亦未必因禮未具而辭。安於食力而不勞心，性定久矣。臣知之熟矣！茲來看各形情，更決絕矣。」輔公道：「雖然，吾仍盡其敬。今且送先生回府。」駱大夫道：「臣須見文侯。」乃同行。

進城已經昏黑，輔公與西青道：「且見卿父，然後回宮。」西青往家內御來，文侯迎出道：「主上昨日因公未夕見，當時查問，老臣奏明：『臣子青御訪駱大夫，此刻不返者，或又轉訪他人，途遙未及還耳！可以放心。』主上今朝亦未查問。」輔公道：「文侯所料不差，借所訪三公，教教如一。」文侯道：「三人何名？居地何處？」輔公道：「一居康衢街，一居混沌津，一居並峰嶺麓。」文侯道：「所謂康衢鞭士、混沌篙子、蓮花山樵者。鞭士、篙子知其名而未見其人，數延未至。蓮花山樵之父姓江，名抱一，山樵名帶。老臣初為銅山邑宰，曾相往還，抱一厭煩避去。後聞並峰嶺下有人種桐結廬，潛使窺之，果係抱一父子。每歲惟以茗團饋進，未曾見面。於茲四十年矣，此三人皆不可得也。」輔公道：「吾心終難釋然。」文侯道：「且請回宮，免主上懸念。」輔公始上車出門，駱大夫亦辭還家。

輔公進宮請安，島主召問，輔公將所訪遇奏上。島主道：「真高士也！」廉妃道：「焉有爵祿莫能羅致之人？」島主道：「彼高尚性成，雖萬乘不易，豈貪富貴哉！」廉妃道：「如文侯、武侯之流若何？」島主道：「文侯乃係世卿，義同休戚。武侯昔日堅辭至再而為客卿，仍是不受爵祿，亦其流亞也。」廉妃道：「吾兒連日勞頓，且去安息，緩思延請之方。」輔公乃退回日華宮，備齊禮物，奏過島主，第三日召西青同行，到薛蘿峰下。駱大夫入青島山採藥未返。驅車直至混沌津，篙子不在船上，問渡夫何往，答道：「同鞭士挈家趕犢，駕船去已二日矣。」輔公歎息。行過並峰嶺，入梧桐林，只見那老翁伏在石桌上看童子圍棋。輔公步到跟前，請教施禮，老翁旋轉半邊肩膊視道：「客又至矣。」仰起身來還揖，童子走到背後托著脊梁，又一童子挽住手膊，老翁道：「年邁不能全禮，勿怪！勿怪！」輔公道：「德尊壽高，令人仰慕難已。」老翁道：「食力完璞，偶不易折，無有可稱。」輔公道：「敢問令郎可在宅上？」老翁道：「老漢只得此子，尊客切勿引誘！」輔公道：「敬愛碩德，願訂莫逆之交。出與不出，非敢勉強。」西青令從人將車內弓旌、珍玉、錦繡滿堆石桌子上。老翁道：「山中百姓要這般物件何用？」西青道：「公意竭誠，老丈無需過卻。」老翁道：「小兒一次負薪，老夫甘旨三日俱足，男耕女織，可免饑寒。要此無用資物何為？有之，適足以誨盜耳！」輔公點首，命且收開，擺下樽肴奉酒為壽，老翁不辭，杯進杯乾。輔公又言及康衢、混沌二公俱遠遁矣，老翁道：「昔年共論唐虞後出者，二子性與傳說、孔明，餘無所取，今更可知，請勿措意也。」輔公浩歎。老翁道：「如君必欲延同游之士，此時屈指猶有可勸焉者，但非聚於一處，接請未免費事耳。」輔公道：「天涯海角，亦所甘心。請指高士共有幾位，居住何方？」老翁道：「真高士不可得而致也，所可致者，用世之志未盡絕耳。有一人居國之南境赤驢嶺下老人谷中，姓巫名丕。有二人：一居於浮金牛谷之北鷹巢嶺下萬丈潭邊，姓端木名寸，係同胞兄弟；有一人居於芟頭城內，姓黃名雁。昔俱從老夫游，學問雖殊，秉性端方，堪為師友。足下聘之，猶恐他們推卻，老夫另修尺素交使者，到其居址晤時，將書先交，後出禮儀，四人應無不屈從者。」西青捧上筆硯、花箋，將墨磨好，老翁乘著酒興揮就，入筒露封持交。西青道：「公意懇切，何不命令郎出而同游？」老翁道：「以

公之仁厚，仕固無妨，但小兒雖有微長，性極偏執，罔顧時勢，恐徒殺身，無益於國。且有巫子等數人，何事不可為耶？大凡國家於賢才，惟在用與不用耳。若上能用，朝有小賢如管仲、蹇叔之流亦可致治；上不能用，雖有大聖如箕子、比乾之侶，難免國亡。知此，雖為君可也，何況於鎮守乎？鎮守而汲汲於延攬，意欲何為乎？」輔公警省道：「今日聞君子之教矣！」令從人將各件俱捧入茅篷，老翁猶欲推阻，輔公揖別，轉身上車。西青見從人將各件送入出來，拱向老翁道：「途遙將暮，不久陪了。」說畢，令御速行。

到嶺頭上，遙見老翁率家人將各件置於林外。西青告輔公道：「隱佚之士真可敬也！」輔公歎息。因五日期限已逼，只得驅馳而回。

到得朝門，時已黃昏，見胡爾仁等俱立兩旁，輔公道：「勞諸公久待，請各赴任所，吾明日辭過主上，亦起程矣。」又與西青道：「大夫可帶禮物往聘四位先生，各在鐵圍相會。」西青領命，備齊應用各件，稟過文侯，次早帶著僕從向赤驢嶺進發。行過半日，忽見途中百姓扶老攜幼，如避寇逃難形狀，甚覺流離顛沛。心下生疑，使僕訪問，百姓道：「爾們也行不去。河塘堤崩，水冲州邑田廬，傷損人畜無有其數。」隨問數次皆然。西青只得緩緩回車，到碧雲鎮住下。使御者往前探訪，處處路斷。坐守數日，水雖漸減，路仍未涸。詢店主人沙水如何漫淹，店主道：「此患近來年年發作，俱有數邑遭殃。今年係投鞭河北岸崩開，雙蹄邑係其下流當衝之處，受傷最苦，歸於縷邑入海，我們金鹿邑無憂。」西青道：「其源來於何處？」店主道：「聞發於耳勺岸之西，自源至尾，實只五千里，因其大曲長灣最多，是以志圖所載長一萬三千里，即古之流沙河。後因不知濬深，只加築防，高如岡阜，故名沙磧岡。」西青道：「如何每歲發作？」店主道：「所說原尾俱載圖志，小人不知，俱係聽見老學究說的。相公要知詳細，於村中問之，自然知悉。」西青道：「老學究在村中何處？姓甚名誰？」店主道：「小人也不知他名姓，只在前村盤家教學，遠遠望見兩株梧桐，便係他館中也。」西青次日即帶童子，望著兩株梧桐行去。正是：奉命未臨高士宅，聞言先訪讀書堂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